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五

五

13
1406
5



187
1406
5



郭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屬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五
內篇大宗師第六

林慮齋云 太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也 陸方壺云 太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為故老子云天

法道法自然知天之所為之自然而不以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其旨意則在於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為早視窮達之故信之為有命則非真知自然之所為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詭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以者不惟明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李復一云 宗師學者所尊主之稱冠之以大猶云眾父父也釋氏言最無上乘是也 太宗師一篇千言萬計離

大宗師

四庫全書

卷之五

得了生或三字夫道亦大矣專言生或何也
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死作身少有為之法念介
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却不思百
年易過人生有竟陰陽非可保之物躍治為不
祥之金而拘拘附贅懸疣之是階丁朝命盡如
擊舟覆山夜半忽定實不自知死為真或生為
寄生其去道也始遠矣夫天地間至無道至
有者亦道至大者道至不朽者亦道莫大於天
地而先天地生莫如於鬼帝而為鬼帝神莫如
於太極而在太極先莫如於太極而居太極下
夫惟真人之于道也有真知真知者真也丁
了百了無所不了故不逆不雄不譽不悔不濡
不熟不憂不憂其息深其天機深不以身為身
而以道為身道無或生真人不悅生不惡死道
無不入真人出不所入不距道無往來真人儻
然往儻然來道無終始真人不忘終不永始在
所適也而自適其適有所為也而無為以為善
生善死不生不死此道之所以為大宗師也得

○知天一節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

是道者為帝為聖為神為德若稀韋伏戲堪坏
馮夷鬲強彭祖之屬失是道者為沉為溺為始
為辱若狝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犯他申徒
狄之屬故曰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女媧子
祀子來而下其於道也稍有聞將簡生念頭
丁刀兩斷直下便了故凡輪神馬可也鼠肝虫
臂可也米瘡潰爛可也鳥厲魚沒可也仁義可
忘是非可忘肢體聰明形知可忘於吾師殆庶
幾焉故知天之所為者以不知為知知之真也
真人是也知入之所為者以所知養不知知之
盛也女媧諸人是也章首言天章末言命天之
所為者天而生也命之所以為者而弗可得也
是其所不知者也故曰來生命也其有夜且之
常天也真人之真知知自天自命而巳天命者
大宗師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也

衆交向也。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之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不為矣。為出。不為故以不為。不為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崇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繼絕而為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及具。故雖區區之身。及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有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有者。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夫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格假音

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有者。博在上者。真能器巧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知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喪。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無。濫自困。則一休之中。知與不知。闔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

林慮齋云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為。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不被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亦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守下得最工。若

也必救蓋之入也然此人之所
謂取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
也人皆自感則治亂成敗遇與
不遇非入為也皆自然耳有真
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
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
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不慕望則終心直前而群士自
合非謀慕以我之直自全當而
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
者理固存全非畏死也故真人
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避
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
以熱為熱而未嘗避火不以濡
為濡而未嘗避水不以死為死
而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
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
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

以為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人又
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詭知天之非久人之非
天也譬如壽夭不貲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
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為不定
處莊子看世事盡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存
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不
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
為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
勿士行枚也暮謀也無心而為之故曰不暮事

然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以登至
於道者為此之遠也

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
自生者天也莫之為而人莫與
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
知者人之所為則以其所知者
其所不知言以知者生非以生
隨短所以能及等而不中天地

過而勿悔過失也猶今日嗟過也當而不自得
當諦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
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
成為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
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
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
假至也 ○陸方壺云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
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
為斯其至矣伊謂知天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
伊謂知人之所為言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
入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盡其所不知

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知人又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為當所待固未定也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于逆寡也地道死成而代有終則則不免于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于羣聖也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遇何悔之有雖然則登焉我當何自游之有若然則登焉我所為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于道也卷此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夫斯得為知之盛矣俾謂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知人之年尚修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覺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所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漸冰從容以俟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是裨益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爲知之盛俾以見得直待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爲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定也未定言未知而後俾如未見了當謂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蓋善終者天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爲天爲人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

稽其寡謂貧約之時成謂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從則害生處

盛當以謙雄則禍至寡當以事德之義長即云不思慮不謀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專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專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墮舟無心在物故物亦不思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為標以是而入水又何者為濡與孰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况忘死而頌悟者將

寡寡薄也成成全也善謀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遵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羣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以及累之是故登焉而不懼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李衷一云天人皆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為知天則產於無為之妙理知人則盡於有為之盡致矣則

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微之說也天而生者自然也以不知知之也以其所知者其所不知以知知之也所知人也所不知天也以人養天此便是以了生死善其生死故終天年而不中道天知至此可謂盛矣雖然又一轉言猶有待也知有待而後當待知而後了當也所待者時未

古之一節

定天之所待於知者又不可知而未定也此雖
云養盛然然彼天人之而二之而未知其一故曰
有憲達觀者知天人大同渾然無別則所謂同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矣故曰庸詎知天之非入
乎人之非天乎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
知也以不知為知則無待矣何謂真人以下正
言其知天所為處之言古之真人言其能無心
於物得失不干於己故其息深息深故能無生
死終始出入任乎其天三段本抵皆無待而無
舞當無知而無弗知之意真人惟有真知乃能
持其順以待必故不迫寡守其雌而若缺故不
雄成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不篡士真人如
此安有于過一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
介于心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物則與物不惡
而物亦不傷之矣故不燥不濡不熱不登彼
升也真人之以真知而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謂寢不夢無意想也食不甘理宜食耳真
遇即安也食不甘理宜食耳真
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也生未盛
言若哇氣不平暢也深根與極
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
机淺也不知悅生惡死與化
為休不謂不謂者泰然而任之
也脩然往來者寄之至理故往
來而不難也終始變化皆忘之
矣豈直進忘其生而後復探求
死意亦受而喜者不問所受者
何物遇之而無不達也忘而後
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八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之感入無窮人之逐
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
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
也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
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
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知其入不
詎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音欣
音蕭
林肅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
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為構而不以心聞也其食

晉書

卷之五

無思慮則寢不楚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而身以足為踵息以所自起為踵者其益言若哇求息以踵得乎其天祝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外而惡出而前入而詭以棄其所謂脩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求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心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志而後之味于自然而益生焉是以入助天也

不耳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為塞脫瘡是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是之哇吐也。嗑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人欲也。天祝者天

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夫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廷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子叔與之論。此以下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詭者不逆也。脩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三株茅

治註 心無思者，魂賜而不遊，平
抱其寢，即以其形無為者，神
賜而不從，平抱其形，所以無憂
味無味者，味昧而不味，平味其
食所以不耳。

劉註 息之深者，如藏于足息之
淺者，如出干喉，其實氣海為息
之根，帶天札者，天然之氣，札即
息也。嗜欲深則息淺矣，如屈服

業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
得不善，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
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
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

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陸方壺云：謂

含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覺其
覺也，無憂其食也，不耳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
符，又若以任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
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為援，且
以心聞故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也
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耳舌分
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
耳，心有靜，噪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

者嗜欲深也，嗟言若睡者，天札
淺也。

集註 出世為出，即生也未也，始
與受也，返造化為人，即死也，往
也終與復也，知其始之未始有
終也，則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
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
矣，知此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
於生而與悅，與惡之有心捐道
者，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无
生，然而人有二心，悲棄道而併
入耶，天者即老子，欲其所居，厭

人性定于內，故息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根
者人之大中，盡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命蒂
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
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睡息之說，乃玄家專
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鬼抱
之無離，其皆皆不出此，丹經萬卷言不能盡者
以老等閑一語，破讀莊子者安得算章看過
徒以藉口談資，筆陣耶，屈服者其嗟言若睡，與
久談論，心無定見，見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
服，言心聲也，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應對
嗟言若睡者，吐貌謂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
調弄，吞不入也，不出分明狀出一箇屈服的樣
子，禪家以此機動人，受其勸，便見直蘊其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
聽自是浮淺，天機二字下得最好，機者發動所
由，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養者，自是沉
澁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
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字一語，參透的有根

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也
而真人不然則知怖死生未嘗
離此為第一義也

宗受用不盡玄乎妙哉上言外物不于其心此
下言死生無變於已其出不新其入不昨即解
上文出出世也入返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此
入死新喜也昨逆也偷然往來不難之貌然即
入也來即出也忘其始不求其終者知其
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於未始
有始而已更不必求其終也亦歸於未始
後為求盜聖果便是有我我則不能與道合
真喜而受命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命而
成也既曰其出不新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
蓋不新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
有生之後常自惟喜快樂初無戚戚不滿之意
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為死以便
是生亦無變於已蓋心有所變則損道矣道
無生歿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俾不以人助天
者即老子所謂徒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
生之外者真人只知養其自然而已矣觀以下
段則知今之畏死生歿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

○若然一節

郭註所居而安為志寂者雖行
而無傷於靜也頽太朴之貌似
秋殺物非為威也似春生物非
為仁也喜怒通四時言休道合
變者身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
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
節故寄名于喜怒耳在物宜者
言无心于物故不奪物宜無物
不宜故莫知其盡也其用兵也
因人心之所歆也而止之故不
失人心也夫自登天六合俱
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
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
蒙澤者不謝事乎若秋霜之自

非空
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凄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
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降故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耳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耳天時者未為忘時而自合之資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執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為王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籍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為狐不借務光之徒斯皆舍已從人徇彼傷我者也

林慮齋云志者心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頽天也頽頽也頭容直故見其顛頽然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壘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於其心者也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

臣註其心志者志于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願頽則反朴無慧妻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

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整萬物而不為義皆是此類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親疎則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

曾南齊經注

卷之五內篇大宗師

天和所以為物宜也亡國而不
矣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
世不為愛吾無心于愛之也其
手物也因其自通其于仁也不
下兼忘其于時也行藏在我困
而不失其所守異乎凡民者士
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
身聖人仁資以至役人雖尊卑
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
后足以充其名者孤木借務光
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唯無所為而為之乃所
以自適其適也

集註志字趙氏正為志字與容
寂羨協其論似當吉甫解役人
蓋本胥靡登高不俱遺死生也
意則妙矣然以下文役人之役

語規之尤竟于玄為覈循本孤
不借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
長士于胥餘子云箕子名或
云比子申徒秋啟人荀子載其
負石沈河

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
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為名
名者實之實為實失已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
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
又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孤不借而下如伯夷
叔齊箕子皆遭說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已者
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甚妙。孤不借
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
自得也。○陸方壺云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
志其心志者始終如一死生不能變也

其容寂者守靜之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顛顛者
廣大寬平無慘感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
然如春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不知其盡接而生時于心也既曰喜怒通四時
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
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
乎萬世不為愛人夫愛入者樂與物通樂與物
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
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入至
仁無思不可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不時非
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
之中往往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利害之
挽奇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名
失已學求諸已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
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境虛華之事人皆
狗之而亡其身是謂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
役入若孤不借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
適入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孤胥紀申之事

無考然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饒死箕子披髮以請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殆且原者其他可知矣故皆不取○季康一云若然者指上文真人若然則徑造而非造乎自造而已其心志者終始不變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顏頰則反朴無態凄然似秋非有所惡爰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于惡之也澤萬物不為愛吾無心于愛之也數句皆形容真人之自適其適處樂通物五句以起亡身不真句狐不借務光之徒正所謂亡身不真者也聖人無不通樂通物非聖矣仁人無不親有親非仁矣賢人時宜在我天時非賢矣君子通乎利害不通非君子矣士之學以為已行名失已非士矣由是觀之亡身不真非後人矣真者天也真入之真知是也得是真者超凡入聖出生入死不訴不距倫往倫來天而非人故曰役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饒死箕子披髮以請

古之一節

郭註蒙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冲虛無餘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兼也觚而不取常遊於獨而非固也也虛而不華曠然無懷乃至於實也即之似喜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不待已者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虛也滴乎進者不以物傷已也與乎止者無所趨也屬乎似世者至人無屬與世同行故若屬也警乎未可制者高放而自得也連乎似而自得也連乎似好閉者綿邈深遠莫見其門也悅乎忘言

囚子胥鳴夷而浮江申徒狄負石而入河數子特後入之役遺人之遺以至於亡其亡身可謂真乎故有得於真死而不亡無得於真死而亡亡惟真人能自適造亦惟真人能無亡亡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

者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刑
治之體而非我為札者世之自
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
我唱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
刑為休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
寬也以札為異者順時之所行
故无不行也夫高下相受不可
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
勢也曠然无情羣知之府也承
百流之會為師人之極者奚為
我任時世之知委必然而事任
之天下而已在者所以本也以
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
足足於本也何群德之自循斯
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
盡矣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
在已則雖處萬机之極而常閑
暇自適忽然不查事之經身使

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
者也 滴音畜

林慮齋云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
得太頽洞佛書多有此類狀容也象而不明中
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
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
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
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

然下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
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即即喜貌似喜而不喜雀下也處世應物有不
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瀟聚也充悅之
貌其生色也睭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
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
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
有雀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警乎大之意也
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
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
不言故曰悅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下意悅乎俯

其狀象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疎在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

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乎五刑以弼五教此則曰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拘俗也時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為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

陸方

舉古之真人而盡言以盡其形容其狀象而不朋者言以象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

貴賤賦而不堅行雖不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辨實而非我質即中其似喜暢然自適也雀乎不淨已迫而後應也濬乎進我色畜精于內發神于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于外不濬於內也厲乎整齊乎連乎三者至為去為也悅乎忘其言至言去言也真入之道至於去言者以刑札知德為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類姑射之山隱矣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入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為勤行者是觀万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劇真人則與乎其無而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大也而者喜貌雀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淨已而應之如哀駘它爾然而後應之之意濬乎其進我色也濬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玄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可制也似世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机城不可測也悅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悅者俯下之貌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和為時以德為循刑主肅殺故以乏為主其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和謙退所以輔翼人道而行乎世者故曰所以行于世也以知為時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故曰不淨

山... 人... 而... 之... 行... 而... 已... 于... 事... 也... 以... 德... 為... 循... 者... 循... 是... 以... 登... 假... 于... 道... 與... 人... 之... 有... 足... 以... 至... 於... 丘... 者... 同... 而... 人... 真... 以... 為... 勤... 行... 也... 勤... 行... 則... 未... 免... 有... 歎... 速... 苦... 難... 處... 真... 人... 只... 知... 恭... 其... 自... 然... 而... 已... 何... 勤... 行... 之... 有... 哉... 孝... 衷... 一... 云... 賦... 一... 段... 又... 以... 真... 人... 之... 自... 造... 其... 造... 者... 舉... 其... 狀... 而... 盡... 言... 形... 容... 之... 狀... 者... 似... 然... 而... 不... 必... 然... 之... 謂... 也... 羨... 而... 不... 用... 似... 與... 而... 非... 真... 若... 不... 足... 而... 不... 承... 似... 下... 而... 非... 下... 解... 而... 不... 堅... 似... 方... 而... 非... 方... 虛... 而... 不... 華... 似... 文... 而... 非... 文... 耶... 乎... 喜... 律... 乎... 不... 得... 已... 似... 喜... 事... 而... 非... 喜... 事... 滴... 乎... 進... 與... 乎... 止... 似... 飾... 貌... 而... 非... 飾... 貌... 屬... 乎... 誓... 乎... 連... 乎... 似... 有... 為... 而... 去... 有... 為... 悅... 乎... 忘... 其... 言... 似... 有... 言... 而... 去... 有... 言... 其... 道... 且... 損... 曰... 綽... 乎... 其... 殺... 似... 體... 刑... 而... 無... 刑... 以... 謙... 為... 行... 且... 行... 於... 世... 似... 翼... 禮... 而... 無... 禮... 迫... 而... 後... 應... 曰... 不... 得... 已... 於... 事... 似... 時... 知... 而... 無... 知... 登... 假... 於... 道... 用... 而... 不... 勤... 似... 修... 德... 而... 無... 循... 德... 真... 人... 之... 不... 可... 執... 帶... 想... 像... 如... 此... 所... 謂... 造... 而... 無... 造... 者... 也... 經... 中... 多... 以... 山... 喻... 道... 丘... 喻... 德... 藐... 姑... 射... 之... 山... 隱... 斧... 之... 丘... 與... 具... 茨... 之... 山... 崑... 崑... 崑... 之... 丘... 是... 也... 已

已于事也... 之有足以至... 行則未免... 而已... 真人之自造... 者似然而不... 真若不足... 而非方虛... 得已似喜... 而非飾貌... 乎忘其言... 其殺似體... 禮而無禮... 無知登假... 人之不可... 經中多以... 丘與具茨... 崑崑之丘

故其一節

朝...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 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 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 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 異乎不一無有不二者天也彼... 彼而我我者人也真人同天... 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 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 而玄同彼我也其有夜且之常... 人之道也故知歿生者命之極... 非妄然也若夜且耳矣所係哉... 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 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 有所不得而憂慮在懷皆物情... 耳非理也卓者独化之謂也夫... 相因之功莫若神化之至也人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歿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效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于

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神
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昼夜寒
暑猶安之而不敢惡况卓尔獨
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
狂之哉真者不假干物而自然
也夫自然之不可違豈直君命
而已哉故証以涸魚之喻與其
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夫非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
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
無不達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
耶

林鬻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
也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
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人
能以好惡為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為
徒若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
不一與天為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
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
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
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

夫物規其所一而不見其
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
美善出于此不好之者惡與不
善而惡與不善亦出于此則好

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太宗師也死生猶且夜也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
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
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
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
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為
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
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
之為太宗師也相吻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

與不好一也。一狹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二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為徒。退藏于密也。其二與人為徒。肯與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為而為者。天則人之有所不淨。與此物之情也。吾侪為哀樂於其間。其以天為吾之所自生。身狹愛之。况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所明矣。人特以有君為命乎。已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听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淵處乎人偽之陸。而响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于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於生聚。

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入處世而有為不若體道而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興廢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個泥牛闌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陸方壺云。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

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及無生者。道高堯非桀。亦情而已。知而忘非高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二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揜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矣。死生。命也。以下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本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九圍於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個實理。主張於味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者。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必不知父也。寄體之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卓焉者乎。人時以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必不知君也。代天之所身。而猶向之。而况其真焉者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君。而卓焉者。則維皇上帝。起形氣以獨存者也。知此則知天視君。父猶為至親。至尊。蓋不唯不可勝。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之。棄之可知矣。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淵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

王註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二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毀善者世情之夷聖人雖為之應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持以義忘為是則任以與入為徒其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雖其相响相沫後勞形耳詭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非而非榮也詭若而忘而化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濫譽而桀不濫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唯以非譽為乎此便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唯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也○李衷一云真人之所為真知者只是無悅生無惡死而已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好之也一則無好矣弗好之也一則無惡矣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而何好何弗好之有真人無心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二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畢竟不一亦一總歸自然入亦天矣故曰天與人久不相勝是之謂真人夫人生必有死如旦之必夜誰能免得顧其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副墨 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知其則一則不以入助天不以心捐道所謂必有一真人而後存莫知者知此而已情實也成生有命如天有夜且之常非人力所得而為此物之實理所謂卓與真者也人之不能窮此道猶魚之不能離水而離于此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矣孰苦兩忘而化于道者之為得乎此便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于死生大變亦兩忘之而毫不以人力與焉蓋成生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大塊一節

節夫形生老成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成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成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無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盡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為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超羣負山岳以舍故故不軌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且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三臂而失之在冥室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

以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適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適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入之形而猶喜之若入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適而皆存善大美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也我左今俱往豈常定故我而世莫之查謂今之所遇可保而在豈不昧哉不知每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洋其所宜而無以禁其且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變其趣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无不冥矣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適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太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方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本非人而化為人失于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无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于變化之途放

林肅齋云太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弱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適失也藏天下

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在之
萬化化者無盡亦在之無盡誰
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
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
哉夫自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
而否老未幾體變化齊於生也
然其平日徒足以師人也况亦
同萬物而與化為一體其為天下
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名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為
為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
悅惡哉物无大小心存則存心
亡則亡苟為非道亦有存而不
去者故藏舟藏山于壑澤可謂
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夜
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待而藏
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也

平夫藏小大澤宜而德有所遊
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
欲其無遊豈常物之情哉天下
者万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于
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
起穆安之哉非真知不足與
與
圖註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
所以遊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
何者人則謂沙吐同休百齡一
負徒知年往不竟形隨是以覺
志出家白首而鄰人見之曰
昔人尚存乎楚志曰吾徒昔人
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
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
不覺其斯之謂歟

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
天則無所遊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
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入之一
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
備於我天地與我為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
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
遊而皆存善矣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
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况道乎萬物之所
繫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

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
之言則平易而已
陸方壺云知大塊之以形
供我也而以成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
與之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忘而化便是善吾
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
者未嘗不一也此等議論學者更當潛心理會
所以解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大藏上
乘義諦也夫入能兩忘而化于道則是能遊於
物之所不得遊者而皆存俾者道者物之所不
得遊者也唯道可以長存故友生壽夭一無所
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而不知山
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力者以壑之
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是藏之
雖得宜而猶有所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其所遊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
實者孰能之哉伊謂藏天下於天下不一

物每化為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大化有四，復于其間。時變歲廷，月改日化，雖一息之頃，味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所之在，而後欲非前欲，悅仰之間，已形萬夜，昧者潛移于造化，祖觀已形之陳迹，不知造化之默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應之之理已伏矣。于物之應而嘆其應，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揚子太玄言：月闕其東，不知開明于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于象，百年之後，顏色皆能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嗚呼！奈侂其不自悟也。此莊生論藏舟孔子笑逝川之羨也。

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是以下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我之理又藏于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遂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求固一，得入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千變萬化，未有盡也。為喜可勝計，即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盡，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所得謂之固，即即此便是猶有趨處，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遂者便是不以其身為身，而以其道為身，唯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存，則無天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枕故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卒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以一者以為化，驅故曰一化。○李衷一云：夫人以生為悅，死為惡，殊不知其形生也，勞苦生，伊足悅其老死也，伏息

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趨，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趨而皆存。物不得趨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于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哉。世入執于私見，往々認物以為己有，謂舟山為不趨之物，釋澤為所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宜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化智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起趨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趨化哉。

成侂足惡，故其生其死，唯任大塊之自然而已。兩忘而化於道，便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其無趨惡，可得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周匝維繫，可謂固矣。然山亦可移，舟亦可解，卒然卒，真司亂山崩地折，并其澤與壑而渾沌於不可知之所安見有擊中之舟，澤中之山乎。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而昧者不知也。有力指造化也。夜半熟睡不知之時也。藏小於大，雖得其宜，徒有所趨，况以有涯之生而藏無窮之宇宙乎。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遂乃是物之大情。天下大也，藏天下於天下，以大藏大也。總是大情，天下大也。故曰：大情人特一，犯人之形，遂以身為我，固悅生，自喜，一有喜生之心，形雖有涯，而知無涯，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生益身，千變萬化安所底止。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盡，真樞潛運寸晷不停，年往形隨，負之而走，可謂固耶。伊者有藏必有趨也，惟無所藏，故物不得趨而

皆存物不得避而皆存之處無仲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于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乎故善天善老善始善終夫聖人以道存身者也猶稱之曰善而入循效之况道為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道無始而生萬物故物係焉道無終而一萬化故化待焉所謂大宗師者道而巳嗚呼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大化有四復于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味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後燄非前燄俯仰之間已形萬變味者潛移于造化但觀已形之陳迹不知造化之默運于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于物之虧而嘆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太玄言闕其東不知開明于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于身百年之後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仲其不自

悟耶以莊子論藏舟孔子天川遊之羨也

○天道一節

即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常有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受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地地能生神哉不神鬼神而鬼神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夫道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以久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希常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心日月得之以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焉夷得之以將天川有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

會南南經三注

卷之五為論宗師

二十一

也終始常无者不淨謂老也自
孫韋氏淨之至此列星言得之
于道乃所以明其自得取道不
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
為得也然則凡淨之者外不資
于道內不由于已掘然自淨而
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狹獨化而
自得之矣既得則生又何患生
之不淨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
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已
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矣

此段文字與前段文字相連
其意亦與前段文字相連

得之以遊雲天頡頏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
之立乎比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
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稀音希 坏音五

林慮齋云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述一道字
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處
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
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

受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
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
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
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
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是也不為高不為深不為久不為老四
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自孫韋氏而下有
十三箇得字皆高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孫韋
氏古帝王也擊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

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有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禹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仙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另作一眼看。○陸方虛說出六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待已而強名之。曰道無形也。無為也。而却

呂註夫耳目淨之而視听手足淨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淨之而往來。萬物淨之而生。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為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諭。或目擊而存。是可得也。而莫淨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胎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淨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矣。無靈響也。天地淨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且。拱為太虛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

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閎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仰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更為閎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得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若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盡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萬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六極。即六合也。六盡之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之。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上四句。盡讚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真賢聖。不得。不可以

古之聖人隱顯不同未有不得
道而為聖者非特徐常氏至於
傳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
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
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為大宗
師也

為仙真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
為天下貞以段屬辨比事更覺奇特稀常古之
帝主挈天地言整齊世界也氣母二字本老子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襲取而有之之義襲氣
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維斗四維斗星不忒
者不易其度也日月不息不晦其明也堪坏是
崑崙山神馮夷水神黃帝得之登靈夫即今傳
言崑崙上升之事玄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
禺強北方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
彭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商
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傳說為列
星意者本此○李衷一云大宗師者道也至以
方明說出道無形無為也而曰有情自有欲以
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
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有情有信故可傳可得
無為無形故不可受不可見萬物之生未嘗無
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

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神得我以神我則不
神雖以神猶無響靈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
生雖今日猶為太盍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
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太易者未
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
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
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隈首人服八石得水
仙是為河伯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於
有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禺
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
其神玄冥是也禺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
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
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居洵水之涯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
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
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尾箕之間也箕斗
為天漢津之東維韓子
言傳說為列星本此

言傳說為列星本此

南伯一節

即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堪已難言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无滯見絕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思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无不毀任其自成故无不成夫與物冥者物蒙亦蒙而未始不寧也物蒙而独不蒙則敗矣故蒙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借名以至無者必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岸無于名表故雖玄冥扶亦極而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貫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諸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佛音向於謳之於音烏

目註 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前以年長而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本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筮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也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冥于有身自雀至是徹而為且也見獨者彼是各壽其偶無古今參方歲而一成然也不死不生則死若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櫻之而我未嘗殺故曰櫻寧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道以体之為正則文墨所論乃其副也洛誦謂綿洛貫

林慮齋云子葵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即今修煉家之說也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盡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凡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三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胞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

第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誦誦誦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咏歌以象之也自副墨至於瞻明寧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体玄冥則無見无知然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及其所以始也

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櫻拂也寧定也雖櫻擾泐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故曰櫻寧櫻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九箇開字真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畫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畫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明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驩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後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

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咏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九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是造物玄真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陸方

言得道此復寓言道不易聞亦不易傳。卜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二氏家會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有其道矣。有

劉註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猶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也。而不生。將送也。櫻觸也。則暴洛論假文墨之名。瞻明聶詐假耳目之名。需役於謳。假夫歌謠之名。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矣。

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外。天下與外物何別。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人不可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死生去來。而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灰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灰而神活也。生者。心活而神灰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灰生相對。而貞勝。世人以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怕毀。一心成之。憧憧往來。無有窮已。此箇活潑之心。鳥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櫻寧。櫻拂亂也。寧定靜也。復自解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

則上既言得道此則言道不
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與外物
異天下遠而物近天下踈而物
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
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忘我而
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獨
者與物無忘也見獨則無古今
無未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
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滅蓋殺生
者不滅生者不生殺生者心
然而神活也生者心活而神
死也天下將迎成毀與接為構
世人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
迎之一心長毀一心成之生滅
憧々無着了歇其有惡此者又
欲撥而去之不知除生滅之心
亦生滅也惡能入于不滅不生
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如以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安定然後可成
以名也是道也烏乎聞之聞之副墨之子以十
皆莊子巧立名字大是戲劇前以未聞副墨文
字也洛誦誦讀也瞻明審視也聶許目視而心
許之也需役耳有聽手有書皆待役于主人者
於誦嘆羨謳歌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
始疑始無始之始蓋言道理性之言語文字間
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
也此段直泄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
命宗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文
也○李衷一云上真之人自然得道希希伏義
諸仙聖是也不豈積習不假聞知無終無始非
善終始無生無死非了了生歿係物而不係于物
待化而不待乎化是天而生也故曰大宗師女
偶而下以知知道以聞聞道有終始矣而善終
始有生歿矣而了了生死此所謂以其所知養其
所不知知之盛也然其去惜生怖死之人遠哉
故併言及之女偶之聞道也以積習而後成自

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
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為櫻寧櫻
寧者櫻而後成者也謂于世勢
極小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
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新滅種性
以求成者同乎哉副墨書也洛
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
役行也於誦歌也玄冥深沉參
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
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
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
而獨見者也

德 殺生李云忘生律云除其
營生故不死生李云於生律
云常營其生故不生

外天下至不生不歿九六重而後無之名自副
墨至疑始凡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入聞道則
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道者自己根宗
才者自己才力卜梁倚有其才無其道故守而
告之守待也告告以道也守者坐定之意三白
七日九日俟其漸忘之意天下對物天下遠而
物近物對生物外而我內外天下至外生緣忘
物而忘我也外生則不食生骨中無障蔽故朝
徹朝徹者一朝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見獨
者人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自了自悟之意見獨
則與獨俱在故無古今無善惡生惡歿故入於不
生不歿殺生者不歿心歿而神活也生者不生
至心活而神歿也將迎成毀雖皆櫻之而我未
嘗殆故名曰櫻寧櫻寧者櫻而後成也謂五分
紼擾亂之中而成中不定以便是不壞世相而成
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如以非與其斷
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能成此名也道以體之
為正則文墨所論乃其副墨洛誦謂綿洛貫察

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於此也。聰明見理之明，聶許、踰而行之也。需後需物而使之如耳，有聽手有書之類，於謹、咏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至聰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謹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子祀一節

即言參、寥、玄、冥也。夫應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是漸也。體化合變則无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頓，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不飲無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

晝夜我矣，夫無成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牽而可惡。此時陰陽之氣有滲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踣躄而不害於懸解。非懸解者，反莫于性之壁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休者，則一此所謂

發背上有五管，顧隱於齊，有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滲，其心閒而無事，踣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鷄兔；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為首
以生為脊。以死為尾。則轉之者
也。故以尾為輪。以神為馬。子因
而來之。豈更駕於生之來。不能
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
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
入。則無所懸。所以為解也。若
非時而求。當順而逆。雖是物有
強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
却去不能禦。則知物不能勝天矣。
吾何惡之哉。

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失物不能勝天。又矣。吾
又何惡焉。尻苦羔反。倭音緩。句音勾。
駢步田反。駢音仙。縣音玄。

林鬲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

無而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
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
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倭曲身貌。發背瘡
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有聳而高
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露頂
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疹其

侯註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
椎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
焉也。駢駢者不駢。駢貌拘之。牽
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也。

心閒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駢駢扶曳而行之
貌。自照于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為此拘拘者。
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罔之也。假使也。浸
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見奇特。言假
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將因
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雖是寓言。
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
心無所繫着也。苟為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

補註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物始於充終无其成其生一念之起幾一氣之往來耳尚入於不灰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

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陸方壺云夫道不死不生者乃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謀論所謂以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首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死死尾也生能知死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于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備我知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又曲倭發背上升五管使我頤隱於脊育高於頂鬢指於天上陰陽沓厲之氣內午我心間常無事扶曳而鑑於井見其狀之僵倭又自嘆

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牀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惡是惡灰子輿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為雞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鴉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灰生無變于已之意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即灰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未子時也適去未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灰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又奚吾又何惡灰以求勝天也哉莊子篇篇主意只論灰生孰知人生處世只為脫生惡灰作出多少有為之法念念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故以重重發出灰生一條道理歎入猛將此箇悅生惡灰念頭一刀斬斷直下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便可以還造化識以竅者三十二篇

莊子不可置之空虛無用之地不消山野為遂
 註脚矣○(李東一云)上良言聞道則入於不生
 不死此下萬言皆發明其死生無變之意首脊
 死只是首尾終始九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
 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生不
 死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曲倭發背至句贅
 指天言病之拘攣而惡此時陰陽之氣有涉
 耳其心開而無事是以雖辨辨而不害於鑿井
 辨辨病不能行豈豎井者反與于性之譬浸假
 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
 而未始有盡也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尾
 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
 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
 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若悲時而求強順而
 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來不能却去
 不可禦則知物不勝
 矣矣吾又何惡之哉

○俄而一節

即生猶寐寐取於理當寐
 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為
 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
 者未有能違阴阳之變而距
 夜之期者教也死生伏豈未足
 為遠也時遠亦非所禁而橫
 有不听之心遠足解於理以
 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於我悻
 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
 以死為彼善吾生善吾死理常
 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亦
 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
 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
 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
 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於而有
 之亦亦安乎人皆知金之有係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尸與之語
 曰備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悻矣彼何罪焉
 夫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錡大冶必以為

為不祥故賦已之无異於金則
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
也成然寐遽然竟寤寐自若不
以發生累心也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
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遽然覺

林慮齋云曾子之易實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

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
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
將化之人鼠肝虫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
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蒿之論但其文奇唯余之

鼠虫人之所甚賤而氣形
之散為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
於斯時也問所賤所惡蓋以考
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
趨父母而所之知天壤之息我
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為
奚以汝造邪夫曜治之金人心
以為不祥人之願為也亦然今以
天地造化為妙始則鼠肝虫臂
無往而不可成然竟言發生之
際若寤寐之徙客不為之變也

從我不聽則為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
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為炭萬物為
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怪
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
子詭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
也以生為寐以及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
段真文之奇處

○陸方壺云此段又發出所以
當安當順的道理此避無怛化
此以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為驚怛將化者之人也
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造言造化又不知將汝
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裡去也子來答言去
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鼠肝虫臂隨其所往夫

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俾以汝為汝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鑄金之喻蓋慮常情畏死而不淨免則預為他生之計筆厘係念萬劫索纏如羅治之金亦祇以異而鑄鍊不可必淨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外造化為治萬化無盡吾與之無盡俾必與人耳而憂其不淨耶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如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耶蓋以生為寐死為寤故也以成為寤則便時而非寤

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鑄鍊則大冶者必欲以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爐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中必欲為入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死生二字以一段談論着實脫洒可矣然以釋氏輪迴之說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中急難自脫修行之人為求斷是以以割髮學道人者却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知何為理長似難求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木治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為四鈿子之賢者必不棄之糞掃六道升沉隨其業力果報隨身誰容擇拒在子也只說得他一邊道遙學問不魯統為眾生二語個方便法門正如釋氏金剛經云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上根之人直下明了三界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生念頭一刀兩斷直下便得解脫入于不生不死之鄉此莊子繫紫為人咽喉下刀便不為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膏藤去也○李東一

子桑一節

郭註夫休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在五歲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末常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

因成生猶寤寐耳理所當寐不顧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為袒之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入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俾以汝為此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人於造化猶子於父母然東西南北隨其所之鼠肝與臂隨其所化子不能得父母之命人不能得陰陽之命彼指陰陽也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貪生怕死萬劫索纏是悍之也造化寧可憐之乎夫有生必有成誰能處得故生不足悅死不足惡惟善生以善死耳如伊善死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是也斬斷緣劫遊心自然終軀於天地委運於造化其來不有其去不逆則成生亦寤覺而已以生為寐以死為覺果伊時而非覺哉不然其不為躍金之不祥者幾希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

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
血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
相管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
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
也撓排無吝无所不任也忘其
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
無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者壽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
也人哭亦哭倍內之迹也齊莊
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
也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
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
乃發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
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
相欺豈札之大意哉夫理有至
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
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
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

霧精桃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歎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無著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遊外以弘內死心以順有故雖
終日揮形而神氣無交俯仰周
机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
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
身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
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物則
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
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
无以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
宗以叙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
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
斯之故起聖人之內迹而寄芳
外于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迹
作之太意則夫游外弘內之道
坦然而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道
俗蓋世之談矣夫弗若方內之
近華也施之方外則陋游乎天
地之一氣者皆冥之故无二也

外者也而立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立使女往弔之立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為久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
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所瞻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烏能憤憤
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

以至為附贅懸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瘻癰物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查身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怨勝負之所在假因也來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二體故忘肝胆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于變化之途玄同于反喪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為之業非默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其所現示于眾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竟乏於戮民者以方

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林慮齋云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無為而為也撓挑踊躍之意無查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

內為極明所貴在方外也夫游外者依內離人者舍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遠之有極斯極則雖欲付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取者也吾亦汝共之言雖為此極但為吾汝共之取明已但自在外也人之去息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故游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時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乏則人無小大以入理言之則侔於夫者可謂君子矣

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个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樽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及子琴張而言也倚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為人倚便是忽聽上方鍾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是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為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天地

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修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與造化者為人。只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懸疣。喻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

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託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昏之貌。為世借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

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女共之者，歡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永，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為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侏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極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間。故摛拙无極，无所終窮。彼以反其為樂，則臨尸而歌，及其宜也。先王制禮，使人乎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其為樂者，豈非私意哉。道方之外，則與天為徒，故以為為樂，而不足哀。道方之內，則為人為徒，故以為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亦之為徒，而樂其死，則倍效忘生者，眾矣。若三人者，則網繆于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

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陸方虛云：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益，言行無軌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必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友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澆來桑戶乎，乃琴曲也。及其真謂還道，化言女既返，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久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倚者嘆辭子貢不知幸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世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知也。前皮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滋為首亂論大道者，本末未勿其

也內分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
及孔子使貢往辱欲其知禮意
不與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
理無不在理法之間也遊乎天
地之氣則非明非陽以生為
附贅懸疣則以生為喪而後之
以死為決疣潰癰則以死為反
而樂之也假手異物托于同體
則非以為冥肝胆耳自忘而遺
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
能為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為已
則遊方之內而盛德方外之焉
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者
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依者
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
解者孔子則性拘神以遊世
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
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

見自是如以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
夫子曰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
不與禮是無修也故曰修行無有無以愈之謂
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
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
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
于混茫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有附贅懸疣之
譬或則大患乃解意如決疣潰癰乃稱天快既
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
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即圓覺經所謂地火風水四大假合而成幻
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于地精津血液歸
之於水暖氣焜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
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道
遙乎無為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烏能憤
憤焉以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

不必鮮也又引魚以喻人穿池
而養谷不必太水也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
持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
無事而已疇人作天所以然而
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
謹于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
是也

之依夫子自謙丘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
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二轉言吾當與女共遊
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得遊以夫子曰
人之生於道也猶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
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
養谷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
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以則遊於有方
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敢問疇人
曰疇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
人乃人中於細行之君子也夫以入中細行之
君子為天之小人則入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
之君子乎哉○李衷一云相與於無相與言無
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天則遂于太
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泮泮之門撻挑無盡言行
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
死也莫然有間即無伸有頃也曲琴曲也及其
真還造化也猗嘆辭不曰禮而曰禮意者禮之
意在反始哭泣辟踊非禮也太道無物至禮無

六經言三言
子貢曰

父子貢不知却以爲禮繩之故曰是惡知禮意
修行無有言無修也無以命之謂不知與作何
等人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遊方
之內則以入爲徒故以死爲哀方內方外即釋
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彼直與造物者爲徒而
遊於混茫一氣之中以生爲贅疣以死爲潰決
又烏知來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爲乎假於
異物託於同躰即圓覺經所謂地火水風四大
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地精津
血液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
伊鬼是也忘肝胆無思慮也遺耳目無見聞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無生歿也彷徨遊遊不知
身世任去來也又烏能憤憤焉以哭泣躡踵之
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哉天之戮民即天刑也
與女共共遊方外也人生於道如魚生於水故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之爲言生也穿
龜養給者有限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生定者
有意不若相忘於道術所謂方外亦兩忘化其

顏回一節

魯國見其禮顏回察其心
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
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故曰進
於知簡擇來生而不得其異者
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已簡而不
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
生爲意而任之自化也死生死
轉與化爲一俟乃忘其所知於
當今豈待所未知而預慮歟已
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
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
與化俱生也夫死生幾竟幾非
今發身以爲竟則無以明竟之
非竟也者無以明竟之非竟則

道焉羊疇獨行也異乎人而同乎人故曰天之
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以拘
爲小人人以拘
方爲君子也

顏回問神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戚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
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
以死不知就死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
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焉知不化哉方

亦無以明生之非成矣成生竟
夢未始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
得何為在以此而憂彼哉存焉
無復心者以變化為形之駭動
乎故不以死生損其心也且
且宅無情死者以形骸之變為
且宅之自新耳其情不以為成
也夫常文者無往而有逆故人
與亦哭即是其所宜也成生來
化吾皆吾之既肯即吾吾何夫
亦未始哭吾之何憂哉無逆故
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
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既貴古
今是化且報豈知壽之所在也
夢為鳥夢為魚言無往而不自
得也資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
成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
造皆造則忘適矣故不及哭排

將不化鳥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
者邪且彼有缺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
成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
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乎且
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
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哭
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林慮齋云蓋魯國者以美褒之名高于一國也
回一恠之言其常恠之也進於知者言其進進

者推後之謂孔哭必哀賦哭必
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後
矣今孟孫常造故樂而不哀與
此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
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為一
也自此以上至於子也其致一
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也

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
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為
已為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既先即
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化故曰若化
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
助語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
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聽
其自然而我乃恠之是我之夢未覺也駭形者

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
 閒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且生也。死生，早
 夜也。知生之所居者，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
 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
 是其款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
 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款簡不得簡而乃隨
 眾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
 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字良可嘆也。且也，只是
 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

曰註未唯如其未始有物則不
 見有內外死生之異矣。必遊方
 之外，以死為樂，則至於賸戶而
 歌也。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
 不為哀戚所累，則與入異。故萬
 之孟孫氏以明死生者，不離平
 世信之同生。後是死，後是哭，泣
 後是雖欲簡之，而不可得。彼三
 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
 而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未為

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
 果如傅耶？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
 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
 具三隻眼者，亦難讀也。夢為夢魚，只是前篇化
 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即所謂
 蝶夢為周乎？周夢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
 及，咲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
 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
 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則同。按

宋之五

甲二

不謂以生所以死也。以反其
 為樂為人，所嘆則未為不說。先
 不說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
 所以死，則生無所畏，死無所
 也。不說死，不說後，則死無所
 生無足嘆也。非特如是，而春化
 為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
 彼亦不知也。蓋左旋化，思知不
 化方將不化，思知已化，則吾身
 與汝其夢未始竟者，耶彼有人
 之形，故有骸形，而心不動，故無
 損心。死生，往來，且故有且字，無
 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
 以特竟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
 哭，無第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
 不足性也。且汝左旋為鳥，為魚，
 亦不知其變，則今之所言為變，
 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

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
 然，神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
 排字雖同，而文勢有異。不可懸上字，說造物之
 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
 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
 之妙矣。寥天，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
 即前所謂其好也。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
 成名字，在此皆莊子美筆處。陸方壺云：以善
 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回一怪之一常怪之
 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

而時者，也造，所以笑造而造
 之非肯造也。故不及笑，笑所以
 排笑而獻之。非笑也，故不及
 孫氏之志，死生亦不可造，而獻
 也。安非則非有為，而排之去化
 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冥則不
 礙天，則不入一，則不二，道盡于
 此矣。

陳進于知言，勝于知夜，禮者
 也。簡損也。李道者，唯欲損其情
 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
 上化為物，肯已化之人，下化肯
 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
 所不肖知其化到已，身者也。言
 若以為死死者化，而為物以等
 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知

知謂知天夫大道本無有所降而入於名相之
 中，則當安煩就簡，返於大樸，而人之情有，所不
 得已者，未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
 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
 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戚，無喪，服不
 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
 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
 所以生所以死，所以成，所以意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
 不能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執後，就其則喜心生，
 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與萬物
 同化於大爐大冶中，以汝為為以汝為，皆所
 不知，一意安時，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者，
 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
 不化者哉。方且不化，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
 者哉。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
 未覺者也。烏得以及女為怪異，耶具彼之居喪也，
 恃有骸形，而無損心，有骸形者喪之容也，無損
 心者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有且宅而無

者方以化安知不化者我未死
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
哉乃尔汝之称與下吾字相對
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為
尔汝蓋係但竟傍人哭亦哭是
哭不與中而與其所相尔汝者
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
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為孔子云
且吾身願回不如此而孫之視其
親欲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
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因即夢
竟以明之只尋常夢為魚鳥未
定異變為鳥而直戾天夢為魚
而直濬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
今却在以言語知得見合是竟
抑莫猶是夢抑如以看來吾所
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
特與汝未始覺以言覺亦恐是

積以也生猶且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其
灰則夜而歸耳必非實灰故無情灰情言實也
彼之見解若此不奈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
法是自其所以故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簡也
所以乃字亦奇猶言乃所以如也且汝所
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常否何如故曰庸詎
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夫夢
為鳥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境俱在未覺之中
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吾之者其果覺語耶
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說夢若果覺人不復生
以顛倒怪異直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
生悅惡而有預心造造者不及笑賦笑者不及
辨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參之造造者造
意之盜心不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賦笑者因
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此蓋自然
而然一天之所為也夫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
而入于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于有方之外

優又深一物造諸也造之意也
喜者又笑忽請造意之境者中
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造賦笑
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
獻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
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拘
字札法也安排而去化綴上排
字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
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以
去則化無復更有家者曠遠之
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于寥
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一節

資者給濟之謂黥以仁義
剗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殘
而不能後遊夫自得之場無係
之途也游其藩言不敢求涉中

謂之囁於人而作於天謂之覺人寥夫一
即天也道也自然也太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剗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椽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道也。且願遊其藩籬而已。天下之物未心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冷煖而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夫率性直注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敗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豈不息懸補。削而乘。而成之道以隨。未子和而款。奔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整澤萬物皆自尔耳。亦無愛為干其間也。安所寄其行。羨不為老且新也。不為巧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息。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軼音殿 整音齋

林膚齋云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辯別是非也。為助語也。軼亦助語也。奚來為何必來也。黥剗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

徙猶前所謂撓挑無益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造蕩放恣也。恣睢縱放也。轉徙變動也。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畧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所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自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

也。

曰息我黷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案擊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然然而我無愛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而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

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岩水石多少音怪皆造物為之衆形之間如百卉群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俾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陸方壺
云何以資

汝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乃人所為世法也奚為來軼軼助語辨言汝既有先入之言于胸中則已漬仁義之黷墨而受是非之剗傷矣汝將俾以遊於逍遙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即所謂撓挑無盡彷徨塵垢之意雖然吾頭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

不敢窺其堂，實願遊其藩籬，育馨之喻言，汝無受道之資，難以語道，無莊，美人也。據梁，勇也。黃帝神知之君，言至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點補我，則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具之象言，昔者窺鑿不至今，今乃息點補，則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返其本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吾師乎，吾師乎，以下是言大宗師之德，無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而不為象，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象，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象，鑿萬物者，有時銷毀，萬物盡為擊粉，而不得以象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溟溟淅淅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若有一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之所以遊心也，又師

道之太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于美，據梁恃力，而累于力。黃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鈞所以鑄錘，所以鍛鍊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鑄錘鍛鍊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點補，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元為和夫，整澤萬物，長於上古，刑彫衆形，以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子欲息點而補，則亦以是為師而已。

顏回一節

回益矣，以真之為益也。仁者兼父之迹，羨者成物之功，愛

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辯乎哉。因軼語助詞，道之太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蓋藩籬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鈞所以鑄錘，所以鍛鍊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鑄錘鍛鍊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點補，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耶成渾成完具之象言，全其真純也。整殺也不為象，不為仁，自然無容心也。長於上古者，立於未始，有始之先，不為巧，亦自然也。以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子欲息點而補，則亦以是為師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

之非一仁迹行焉成之非羨
 以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
 功迹迹未玄達也者形體之用
 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
 其所以具也夫坐忘者奚所不
 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
 者內不竟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
 地然後曠然身變化為體而無
 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造
 未嘗不造何好何惡哉同於化
 者唯化所造故无常也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林慮齋云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

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
 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
 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高

曰人之為人已久矣其情道
 雖在三言之頃而後無孰非
 一曰之積也回問心齊而後始
 有回則悟道于一言其於仁義
 禮樂以至乎坐忘則非一曰之
 積也同野物視其所化故無好
 化則未始有惡也以無常則于
 大通則同于化而已矣

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惡凡此
 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
 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
 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
 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支體黜
 聰明離形墮支體也去知黜聰明也太通即大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
 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
 道為一也與道為二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

陳註 拔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為百川以見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起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從未忘道也至於忘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實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無忘而曰以回之所以資也

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因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幸而未化曰忘仁義忘禮樂頭眩眼花心齋坐忘別是莊子一段語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未率類是也又道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是此意然又須知以簡忘字與外篇所謂頑空斷滅者萬萬不中即是一個心昔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智慧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廢鑿把作不好字面看了老子云絕聖棄智知者不知仁義者不仁者當真別求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李衷一云拔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見海則見海不見

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智而後忘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造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子與節

莊子論大宗而卒之以蓋孫才顏回以為好孔子性性抱神以遊世造而後為至也然孫者以子桑之徒為不及孟孫以子與之徒為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余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為大宗師而至於余則一也

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智而忘心冥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無忘而已此回之所以為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造化亡心之妙極以與此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應其聲而趨舉其詩子與入曰子之欲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也今裏飯而往食者亦作之天
理而自爾其相為而後往也何
故若是者雖其有情所以趨出
遠理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益
之者也

大宗師總論

徒謂宗師學者所主而專之之
稱無之以大然云者父也首論
御天知入賜養命以立其本
以真入真知寢不夢而竟無憂
夫入之愛其父忘其君而身
死之况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
時竟有壽於君父之命而世倍
豈知徒後事乎陶湍温沫不若
相忘江湖之為愈也大塊載形
俟老息死以造物之善吾形也

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盡者
命也夫 趨音促

林慮齋云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
也是奇絕恐其以饒而病故曰始病矣古人彈
琴必有歌如擊鼓奏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者與
者力為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
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溢而其詞感是也歌得
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

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積冊藏
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
理無不逐雖登澤深淵失不免
平交遷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
字直也保其不逐我唯能藏天
下于天下斯无逐矣是乃聖人
所遊造化所待生天生地死化
而未始有極者何待遇人之形
而竊喜之乎長上直而不為老
登雲天而揚玄宮皆真人之妙
用太宗師休之以為本民物亦
徒倚之以為命者也女偶之無
舌無今則友生不淫極之矣祀
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聞
之矣故左雞右神神馬尻輪所
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
謂懸解也魯能虫臂指肝之足
數而疾故躍治之疑和子友琴

貧我此數句最精絕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
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
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
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
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陸方壺云一篇
心作總總子系鼓琴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言
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致吾貧天地不
移貧我以死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
不可得一句斷然曰然以而致也盡者命也夫蓋
謂之曰命則固有真之為而為真之致而致而
非言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與而
已然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有可
求可思則非自然矣 李長一云淋雨不出子

張汝歌而用，祭戶以爲世爲，
 反其爲，非以此爲，乃之外，真平世
 倍者，走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
 窮通不足，蓋其變天地，寒暑不
 得拘，其休矣，孟孫氏有，厥形而
 死，其心，然，爲，魚鳥，而，厲，天，殺
 淵矣，於一時之化，豈以形，聞而
 異，情，於，類，子，墮，休，黜，聖，忘，造
 盡，傳，心，理，窟，繼，統，聖，門，矣，爲，師
 者，若，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葉
 若，歌，聲，興，我，其，爲，之，者，不，得，聖
 解，之，干，余，真人，已，得，道，則，起，平
 余，世界，不，得，修，之，所，謂，真，知，則
 窮，極，天，人，暢，達，性，命，而，死，疑，若
 也，安，理，及，性，以，至，于，命，則，以，死
 已，而，言，命，物，之，化，而，求，其，宗，則
 以，幸，物，而，言，及，已，之，命，子，桑，是
 也，幸，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祭非病也子與疑以爲病而裹飯食之歌詩若
 與子桑悲怨也子與疑以爲怨而問其何故非
 真疑之也彼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視而笑真
 逝於心者也父和母和天乎人乎言使我至此
 者誰爲之乎不任其言言歌不成也趣促也
 父母生我豈故吾貧天地覆載我豈私貧我我
 之所以至此者豈天地父母邪而皆非也念者
 不可知之天也莫爲而爲莫致而至賢智不能
 免愚不自不能逃亦安之而已大宗師一篇言
 了牛死而終之以言貧也木抵世倍凡夫惡
 貧甚於惡死貧富勝于貧生朝經夕營形勞骨
 憊老死不休患貧故取不夫夫惡貧之心便不
 能去此悅生之心嗚呼人在化中如金在鑪如土在
 浴灰生壽夭富貴貧賤任其自銷誰能處之故
 曰灰也金也又曰我之至此盡者余也夫通於
 余者無貧富斯無死生矣噫嘻真人尚矣子桑
 之灰何如子與之病孟孫之哭何如琴張之歌

女偶之搜又仲如頽淵之忘知非有淺深而見
 非有大小也大抵造生之塗破夢覺之閑忘
 物而外生朝徹而見獨病可也成亦可也形骸
 可無拘也笑可也哭亦可也世法可無拘也搜
 可也忘亦可也置寂可無拘也未坐忘以前回
 其寢乎既坐忘以後回其覺乎子貢守禮回亦
 守禮夫子賢而不及賜回忘而賜非忘也賜
 不受命卒以貧殖許由讓堯遊于大塗面也筆
 瓢度乎晏空富則多憂貧則寡累紛華乃滯神
 之嗜恬淡爲尊假之妙言桑戶之貧於忘仁義
 忘肢體聰明之後又豈無意哉或曰隱仲尼於
 戮民則卑仲尼也非卑仲尼也彼謂人之君子
 與天之君子一也故大宗師之篇以仲尼終焉
 仲尼所謂萬世師者也無乃陰尊之而微見其
 貴與○或曰真人則不生不滅矣不生者長生
 也不死者無死也子與子桑固常矣奚希希伏
 戲顯瑣諸仙聖亦嘗歿矣傳說相亦歿仲尼既
 亦死彭祖壽亦歿顏回亦歿自古不有又視

之美不灰之人也。子之說無乃誕與。意是未達乎不生不灰之旨也。夫所謂不生者，外以生也。殺生也。外者離也。離之而無以生為也。殺者棄也。棄之而無以生為也。生不屬乎形而屬乎神，亦不屬乎神而屬乎性也。形生於神，神為形之命。神有時滅而性無時滅，神生於性，性為神之命。神之謂性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神鬼神帝，皆是命也。朝徹者，徹於命也。見獨者，見此命也。登假者，登此命也。知天者，知此命也。帝韋伏戲，頤頤成矣。而命至今在也。仲尼成矣，而命至今在也。顏回成矣，而命至今在也。故不灰者，蓋性以至命也。此篇終所以獨言命之意也。雖然，子桑子與之徒，聽命者也。顏回立命者也。循章伏戲，顯頤孔子造命者也。而眾人則悍命者也。故拘之必也。有隨灰而灰者，有殺百等而後滅者。有終古不滅者，此聖賢仙凡之別與。

